

● 清华真情

感恩母校 激励青春

——访谈清华校友励学基金捐赠人黄均德学长

○ 黄文辉

2015年4月23日下午，清华大学104周年校庆前夕，一年一度的励学金颁奖大会即将举行，一位82岁的老人迈着轻快的步伐来到会场。他，就是受邀刚刚从上海赶来参会的清华校友励学基金捐赠人黄均德学长。

黄均德学长，1956年春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后曾先后在哈尔滨、北京、长沙等地从事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工作，曾任湖南省建筑设计院院长，改革开放后调入上海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后任规划局副总工程师。2006年至2013年，黄均德学长先后三次向母校捐资设立“清华建五校友黄均德励学基金”，用以资助家庭经济困难的清华学子完成学业。

在参加毕业60周年同学聚会的间隙，



邱勇校长（左）热情欢迎远道而来参加励学金大会的黄均德学长，中为校友总会唐杰秘书长

黄均德学长接受了校友总会的采访。眼前的这位老人，惊人的记忆力，平静淡泊的心态，温文尔雅的谈吐，丰富的内心世界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们当年的系馆是清华学堂，教室就在二楼。写作业、画图都在系馆完成。当年国家领导人对清华大学非常重视，刘少奇就亲自到我们系馆，看我们画图，这件事给我留下很深印象。

我们那时候是以勤补拙，因为各地来的同学基础不完全一样，不像现在水平这么整齐。你可能这门功课好点，他可能那门功课好点，大家互相帮助，所以我们连星期天都来到图书馆。不但是平时早来占座位，星期天都来的，因为在我们那个宿舍里啊实在太挤了，一屋8个人上下铺，中间是张长条桌，就坐在床上这么做功课了。一般都是希望到图书馆学习，环境好，座位好。

在美丽的清华园，在大师们的书桌旁，黄均德学长和同学们度过了终生难忘的四个春夏秋冬。他们不仅掌握了多方面的专业知识，也培育了一种团结奋进的乐观精神，铸就了为事业总是全力以赴、追求最好的执着心，形成了一种经历磨难也无法摧毁的意志力。毕业前，黄均德学长所在的建

□ 荷花池



1952年参加建校劳动的建筑系学生与建筑工人的合影。
后排左2 黄均德

五班成为清华大学第一批先进集体。走出校门，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大家都成长为各个领域的骨干和新中国建设的主力军。

我毕业后先分到中国科学院土木建筑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当时在哈尔滨，清华大学的刘恢先教授去当所长，负责筹建，我们就跟着他到哈尔滨去了。半年后也就是1956年上半年，由于刘恢先教授是土木系的，他后来是搞地震的，跟我们这个建筑完全不是一回事。所以，我们就回到了北京。

当时国家建委要在北京筹办建筑科学院，我们就到了北京。后来又合并到了建工部（当时国家建委叫建工部）成为建工部下面的建筑科学研究院，叫中国建筑科学院。我们那时候是少数人分到地方搞研究。本来学校里也留我当研究生的，后来因为我家庭经济上的困难，研究生只有一点补助，没有工资，我要养家啊，所以就

算了。就这样到了研究单位搞设计。

当时是汪之力在那里做院长，一直干到大约1965年，又把我调到建工部的科学技术局去了。

经过十年的实践和锻炼，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黄均德业务日臻成熟，即将迎来大展拳脚的黄金岁月，可惜由于历史的原因，他和同时代的很多知识分子一样，只能在时代的风雨中艰难前行。

才干了一年，1966年就“文革”了，所以1966年以后就没有正儿八经地干业务。到1969年又下放到干校去啦，那时有个林彪通令，就是备战备荒，实际上是跟苏联的形势比较紧张，整个北京中央机构的这些事业单位的技术人员都疏散到“小三线”去了，我们就到了湖南。原来“小三线”是要到湘西去的，湘西跟贵州交界那是三线，后来，我们到了长沙，就把我们留在那了。我就到了湖南省建筑设计院，在那干了多年。当然前几年还是搞运动了，真正地做业务是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大概1978年以后才走上正轨。

在湖南省设计院的时候，我到过一些城市，比如岳阳，还有一些县城，长沙市本身也要规划，也搞了一些建筑设计。

1983年我做了湖南省建筑设计院院长，到1986年三年任期满就没有连任了。因为要调回上海去，上海家里就老母亲一个人，没有子女在身边，所以按照政策可以照顾回上海。

35年又兜回去了，我中学读的是南洋模范中学，中学出来考到北京清华去了，最后兜了一大圈又兜回到上海了。

80年代借改革开放的东风，年过半百的黄均德幸运地被调入上海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先在总工办负责上海住宅小区规划的审核工作，后任局副总工程师兼政策法规处处长，负责城市规划政策法规起草制定和上海历史建筑保护工作，直到退休。退休后又被规划设计研究单位聘用工作16年，直到2012年79岁高龄才完全离开工作岗位。

我为什么工作了那么长时间呢？退休的时候我延长了三年，应该是60岁退休我63岁退，退休以后呢，单位还叫我去筹办规划局所属的城市规划设计研究所，让我做所长，这个所后来叫规划设计公司，我就成为了总经理。

全日制工作到74岁，间隔地工作，比如：周二、五去，一、三、五去，工作到79岁。63岁退休延长干到79岁，实际上退下来，还是因为我老伴病重。我完全不工作是2012年。2012年11月我老伴病重，所以这样我就不能工作了。

黄均德学长从小境遇坎坷，幸运的是他从1951年进入清华后，学校不收学费，生活费有国家助学金资助，因此顺利完成了学业。所以他很感谢母校和国家。他觉得自己受到了国家的培养，有责任有义务帮助在校的贫困学生完成学业，他认为，清华这么优秀的学子如果因为经济原因影响学业，将是国家和社会的损失。所以2006年清华校友励学金项目刚一启动，黄均德学长就成为第一批捐赠人。

为什么我要将我的积蓄捐献出来做励

学金，因为我自己感觉到有点遗憾，在我最最黄金的时代，就是30多岁到50岁以前，不能够放开手脚干工作。十年文化大革命，十年以后1976年到1980年以前都在调整，有什么大型建设、有什么城市规划呀？哪像现在这么轰轰烈烈的。落实政策，运动这事还没完呢，所以十几年没能好好工作。

遗憾只能用时间来弥补，弥补办法就是延长退休，给国家做点贡献。但是终究已经到了晚年，而且主要是忙于规划设计任务，没办法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实际上我们办这个公司，还要上交给规划部门。你不能说这个干那个不干。

所以我觉得应该要为下一代着想，现在清华的学生都是全国挑选出来的最优秀的学生，如果因为家里生活困难影响学习，很可惜，所以他们给我写信的都是山沟里的娃娃，福建的一个女学生是渔村的，家里是打鱼养鱼的，都是这样的一些学生，他们都很优秀，看到他们给我的来信，心里很安慰。我一直有个心愿就是一定要捐助励学金。

如今的黄均德学长，健康、乐观，以豁达的心态，享受着幸福的晚年，老有所



2007年与老伴在杭州西溪

□ 荷花池

为，老有所乐。

我嗓子不好，但是喜欢唱唱歌，在公园合唱团活动，打打乒乓球，一个礼拜两次，再加上电脑邮件、微信，我自己买菜，有个钟点工，隔天来一次收拾家务，其他的午餐简单的我自己做，现在生活就是这么个状况。

曹操有一首诗：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
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
唯有杜康。

我给他改了几个字：

何以解忧呢，唯有杜康，杜康就是酒。
以酒浇愁愁更愁，现在何以解愁呢？我一个孤单的老头，唯有三乐：知足常乐，助人为乐，自得其乐。

黄钧德学长，清华学子感谢您！

您对教育事业的无私奉献，如春风化雨，滋润着学子们的心田。正如一位受助同学在感谢信中说的那样：

“收到您的捐助，我深感温暖与感激，这份感激将伴随我的一生，化为我前进的动力，让我更加奋进、更加努力，将来用所学的知识回报社会，回馈母校。”

黄均德学长，这位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不断奉献社会的老人，用他实实在在的行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很多人，我们衷心地祝愿他生命之树长青。

2015年8月

（本文是清华校友总会和清华电视台联合制作的同名专题片脚本，网址 <http://tv.tsinghua.edu.cn>）

● 书讯

《何东昌纪念文集》正式出版发行

2015年10月，由清华校友总会、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联合组织编写的反映杰出教育家何东昌同志贡献我国教育事业的《何东昌纪念文集》由清华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何东昌同志1923年4月生于浙江诸暨，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电机系，后转入航空系，1944年10月参加革命，1947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国家教委副主任、教育部部长。何东昌同志毕生从事教育工作，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为清华大学的建设

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文集》由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同志题写书名，收录了106张何东昌同志生前珍贵照片，65篇何东昌同志生前好友、同事、学生、亲属撰写的回忆文章。他们以亲身经历记述了何东昌同志对我国教育事业的贡献，阐述了何东昌同志的教育思想，缅怀了何东昌同志为人为事，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崇高品德，内容详实，故事生动。

该书的出版也是新中国教育事业和清华大学发展历程的生动记载。（冯伟萍）